

凌霄花开

姜惠泉

不过几天没走一楼的入户门，今天拐过墙角，猝不及防的，一片猩红撞进眼里——门前的凌霄花开了。

前些日子送姐姐回昌邑老家割麦子，开车过莱阳，瞥见路边人家墙头探出一簇凌霄花，我还暗自纳闷：我家门前那架藤蔓还绿得深沉，一丝红气也没有，怎么才跑出一百公里，它们就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了？

我刚搬到这个小区的时候，凌霄花已经过了开花的季节，这棵盘在防腐木架上枝繁叶茂的植物远看还以为是葡萄树。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坐在树下乘凉，它遮挡出一片天然的“凉吧”。

到了秋冬，北风剥光了这架树的叶子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，像虬龙盘踞在硕大的圆盘上，睥睨四方。

经过一个冬天的煎熬，小区里玉兰、樱花、山杏花、桃花、流苏等等轮番开放，独有这架树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不见一丝绿意，像是被去年的严寒给冻死了。

就在我不再去关注它的时候，它却悄悄变了脸。先是枝头冒出细碎的嫩芽，像谁用毛笔蘸了淡绿，接着叶子疯了似地铺开，不过几场夜雨，便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绿毯。某个闷热的午后，光线斜斜切过防腐木架，在地上投下条纹的影子——我无意间抬头，才在叶浪深处，撞见一串串垂挂下来的花苞，像偷藏在绿帐里的灯笼，黄绿的外衣裹得严严实实，末端却凝着一一点红晕。

第二天再见到它时，昨天的花苞就变成了红色的小喇叭，一株、一簇、一片，红艳艳的，像火，像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。从此，我几乎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，就是拉开窗帘，看楼下的那架凌霄花。花像是一群火红的小鸟，在绿荫的草地上觅食。每天傍晚，我又会站在它的脚下，看凌霄花那娇媚的身姿，用相机记录它们的变化，在朋友圈里分享。

凌霄花完美地避开了与百花争艳的春天。在炎热的夏季，万木葱绿的时节，它像一个艳丽的新娘，引人注目。

我站在花架下仰头看，今年的枝条比去年又长高了许多，把五六米宽的圆顶捂得密不透风。花也不吝啬，一朵挨着一朵，从高处倾泻下来，像一团烧不尽的火。风过时，那些细长的藤须微微颤动，仿佛在试探更高的虚空——只要有一根绳索、一道墙缝，它们就敢把自己送上天去。我望着这架烧不尽的红，忽然不再想为它寻找任何比喻。它不必象征什么，单是这么不管不顾地开着，就足够让人心里亮堂了。

正出神，一片被风摇落的花瓣打着旋儿跌进我掌心，还带着午后的温热。远处传来邻居家小孩的笑声，他们正绕着花架追逐，影子在满地的碎光里忽长忽短——这架花的热闹，原来不只属于它自己。

堂哥的世界杯

李启胜

堂哥是个球迷，为了看球，他可没少挨堂嫂的毗，也弄出了好多乌龙球似的笑话。

有一次，堂嫂让他去幼儿园接孩子，他可好，路过一片绿茵足球场地，见两支业余足球队在场上踢得生龙活虎，恰巧里头还有好几个他自小一起踢过球的哥们。堂哥瞬间拔不动腿，在场边看得性起，恨不得自己也踏入绿茵场，把接孩子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堂哥最喜欢的球星是齐达内。齐达内参加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比赛是在凌晨两点开始。市里的球迷邀请堂哥一起去喝啤酒，吃蛤蜊，看足球。堂哥惧内，加上他那一阵儿老胃病犯了，怕堂嫂不让他去，便要起了心眼儿。他早早上床装睡，听到堂嫂打起了呼噜声，便偷偷地溜出去。人刚到，正端着朋友递过来的啤酒，堂嫂鬼使神差地出现了。当着众人的面，堂嫂扭着堂哥的耳朵就朝外面走，惹得众球迷哈哈大笑！

后来，堂哥堂嫂单位破产，精明勤快的堂嫂支招，堂哥在家门口支起了露天烧烤摊儿。那一年，也恰逢世界杯。堂哥堂嫂烧烤的肉串大，价格实惠，买卖出奇地好。他们把电视搬出来播放世界杯比赛，好多球迷来捧场。堂哥一边烧烤，一边看世界杯。那段时间，堂哥的烧烤摊俨然成了小城球迷们聚集狂欢的地方。堂嫂跟堂哥开玩笑说，这会儿可称了你的心了，一边挣钱一边看足球，一举两得啊！

今年世界杯，堂哥为了方便球迷观球，早早把摊儿上的电视换成了投影大幕，还搞起了促销活动。凡是来看球的顾客，大肉串一元一串，蒸蛤蜊五元一大方盘。聪明的堂嫂还为堂哥出主意，增加了互动竞猜世界杯的环节。凡是在他们摊位吃烧烤的球迷，猜对当晚的球队胜负，啤酒免单，下次吃烧烤还免费送水和果盘。

炎炎的夏夜，知了在不停地叫唤，堂哥堂嫂的烧烤摊上总有好多人，坐着马扎，围在一张张小桌前吃肉串，喝啤酒。大屏幕上播放着世界杯比赛，当球队进球时，球迷们兴奋地举杯庆祝。堂哥也擦擦脸上的汗水，一边翻动烧烤炉子里喷香的肉串儿，一边跟着众球迷举一下杯，喝一口啤酒，乐呵呵地庆贺一下。

在堂哥的烧烤摊，足球不再只是球星们的舞台，更是普通人热气腾腾日子的一部分。

初心不改

梁广铭

一位文友的父亲癌症晚期，他日夜陪护，心力交瘁。我去医院探望，方得知老人曾是一位老兵。

老人七十多岁，被病痛折磨，只能卧床，他虽脸上沟壑纵横，刻满风霜，一双眼眸却沉稳而坚定。哪怕常年卧床，脊背依旧绷得挺直，说话干脆利落，自带军人独有的硬朗风骨。

得知我也当过兵，老人倍感亲近，话匣子打开。他说自己只踏上前线短短十天，便因作战需要，被紧急调离一线，转到后方负责输油管道的保障工作。那时的他，满心的不解与不甘。

退伍之后，他常年被病痛缠身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，农闲时间外出打工，用羸弱的身体撑起了一个家。近些年政策不断向好，每月有老兵补助，政府为他办理了低保，帮他修缮了房屋。他一个劲地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好。

纵使半生坎坷、病痛缠身，老人从未消沉抱怨，凭着军人的执着认真生活，即便重病在身，依旧积极配合治疗，坦然面对病痛。他只是万千退役军人中的一员，把最珍贵的青春与热血奉献给家国。纵然命运多舛，一身病痛，他仍感恩时代，不改军人风骨。想到此，我的心底满是深深的敬意。

长寿与幸福

鞠依君

要长寿，还是要幸福？这似乎不是个问题，起码不像哈姆雷特那样难以抉择。可是当它真的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却着实会让人举棋不定。

多年前在张家界游黄龙洞时，遇到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。

黄龙洞以规模大、钟乳石多且形状奇异著称，洞中层峦叠嶂，暗河汹涌，盘根错节，迷宫重重，没有导游引领，一旦迷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正当我们紧随导游或乘舟而下，或拾阶而上，或攀岩挺进，或胼手胝足匍匐而行之际，导游忽然在并列着的两个洞口前停住了脚步。只见导游姑娘清秀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，轻声软语道：“游客朋友，前面有两个洞口，它们分别通向幸福和长寿之路，请你们自己选择走哪一个洞口。”

空气一时凝固，灯光映照下，只见两个洞口上方分别镌刻着“长寿”“幸福”古色古香的篆字，也映照着每个人变幻不定的脸色。好像一张选择题的答卷摆在每个人的面前，我想每个人都是梦想着把这两样同时拥有吧，而当你只能选择其中一样时，不能不叫人踌躇。

我们一行多政界或商界成功人士，唯我无任何建树且年龄最小。电光石火之间，我已在心里做了权衡：没有幸福的生命，再长有什么意义？我咬咬牙把“长寿”在心中的答卷上划掉。当“长寿”被我一笔勾销之时，刹那间似乎感到死神的黑翼在我眼前掠过，虽然只是一个游戏，但那种隐隐的痛楚还是弥漫全身。

其实两个门过后不足十步，又都殊途同归。这只是开发者匠心独运的一个小插曲。导游告诉我，她当日一共带了四批游客，百十人里只有我一个人选择了幸福。

是啊，长寿和幸福，在它们没被人为地分开之时，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两棵紫藤。多活一天，沐浴着阳光的照耀，挥洒着月色的浪漫，陶醉着百花的芬芳，领略着山河的壮丽，确实是无比惬意。

但，是不是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我们都能欢呼雀跃？是不是每个月色临窗的夜里都充满诗意？艳丽的玫瑰是不是能够减轻病魔的肆虐？如画的江山对身陷囹圄的人是不是形同虚设？如果你日子窘迫而终日疲于奔命、焦头烂额，如同撞击玻璃的苍蝇，如果你大病缠身不能自理、像木乃伊般地被搬来搬去，如果你孑然一身形单影只，像风中飘零的枯叶，如果你没有亲情、没有友情、没有爱情，像街头流浪的猫狗那样孤独忧郁……长寿对于你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刑罚，像用钝锯切割肢体，用利刃凌迟灵魂吗？

我也渴望长寿，但我更渴望幸福。每一个饱经生活历练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再是财富、地位、声望，不再只是花前月下的浪漫。幸福其实最简单不过，一句诚挚的问候，一个关切的眼神，一个心心相印的微笑，心爱的人指尖轻轻的一下碰触，都可以让人整天沉浸在幸福的感觉中。

如果非要让我选择其一，在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仍然选择幸福，我不能设想没有幸福的日子，那满天的凄风苦雨。

哪怕生命短暂如同夏花，但如果上天能赐给我每天都溢满了幸福的感觉，我将感恩不尽。因为我深知，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以长短来衡量的。